

王宇博 著

渐进中的 转型

——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



商務印書館

渐进中的转型

——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

王宇博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王宇博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 - 7 - 100 - 05813 - 1

I. ①渐… II. ①王… III. ①澳大利亚—历史—研究 IV. ①K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87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渐进中的转型

——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

王宇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813 - 1

2010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1/4

定价: 21.00 元

序

钱 乘 旦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起步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逐渐加深,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非常重视现代化的个案分析,并拥有了一些相当出色的论著,相比较而言,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还基本上是理论阐述,个案分析相对较少。1997年,我开始主编“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对包容广泛的英联邦国家做个案分析,试图揭示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经历。当时,王宇博承担了澳大利亚分册的撰写工作,出版了《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一书。现在看来,这本书为王宇博对澳大利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许多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走的是英国式道路,即在社会发展与转型进程中,发展是渐进的,暴力冲突不常见。许多国家的独立过程平稳进行,殖民时期的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到独立后,从而使独立后的发展也基本上沿着和平的方向发展,断裂突变的现象很少发生。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极具典型性。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在殖民地建立之初就以移民殖民地的身份与英国同步进行,它的和平渐进模式源于英国,但比英国更和平、更平稳,而本土化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要特征——本土化使英国理想中的发展模式在澳洲成为现实。

澳大利亚与英国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并血脉相连。澳大利亚

2 渐进中的转型

人就其主观意愿而论,是希望自己延续和继承英国的一切,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本来就是英国人。然而,漂洋过海之后,“舶来品”在澳洲发生变化,其特性也慢慢发生变化,逐渐离开英国的“原型”。这种变化就是“本土化”,而本土化的变化又是在高度的平静和渐变中进行的。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多次发生变化,由英国人,到“澳洲英国人”,再到澳大利亚人,一个新的“澳大利亚民族”从英吉利民族中脱胎而出;澳洲社会也屡屡转变,由英国的“海外监狱”变成英属公民殖民地、英属自治领,再到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变化都是在和平状态下发生的,其间仅出现过一次带有流血的冲突事件,导致 29 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社会渐进之平稳让人们全然感觉不到国家性质的变化,以致许多澳大利亚人直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都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澳大利亚人。1999 年的澳洲全民公决表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依然认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由英王来担任是最妥当的,无须建立“共和国”。另一方面,不少澳大利亚学者到今天还在讨论“澳大利亚是何时独立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事件是澳大利亚独立的标志。

2000 年开始,王宇博随我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建议他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澳大利亚现代化的模式。经过四年努力,王宇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终于做出这篇论文。可以看出:这是一篇质量颇高的博士论文。论文讨论的是 19 世纪澳大利亚的联邦运动,探讨该运动与澳大利亚建国的关系;但它并不仅仅叙述运动的一般过程,而是企图挖掘联邦运动的深层含义。在作者眼中,联邦运动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过程”,而更多的是一种连绵不断的认识变化,是澳大利亚人认同意识的连续演变。为了表述这个观点,作者把研究主题定位于“认同”变化上,也就是通过对联邦运动的研究,

探讨澳大利亚人的国家认同观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形成方式,这个独特的方式就是:在一种“澳大利亚英国人”的强烈意识中,澳大利亚人无意识地变成了“澳大利亚人”。我认为,由于成功地表述了澳大利亚国家形成过程中这样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篇论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认同”问题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课题,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也是学术界强烈关注的议题,王宇博的论文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讨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达到了良好的效果。我记得,他起初在提出论文选题设想时,曾表示要探讨澳大利亚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作为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它如何变成独立的国家?当时我曾问:“在那个时候,澳大利亚与肯特(或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是英国的一部分,而英国又有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因此自治是共同的特征。但后来为什么澳大利亚变成了独立的国家,而肯特依然是英国的一个郡?”王宇博说:他在做这篇论文时始终记着我的这个问题,而且时时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看起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成功的:他抓住了“认同”问题,从而把澳大利亚国家的出现与“澳大利亚人”的形成紧密地联系起来。

现在,王宇博的论著得以出版,我谨此表示祝贺。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在中国也有专题研究出版了,说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越来越向深入发展,同时也向广度发展。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不可避免的阶段,现代化的和平变革方式又是一个需要人们关注的课题。澳大利亚提供了和平发展方式的又一个范例,因此,王宇博的论文便具有了更多的意义。

目 录

前言	1
引言：“海外监狱”的嬗变	15
第一章 “长大的孩子”：“澳大利亚英国人”	32
第一节 英国社会的“澳洲版”	32
一、自治、移植与依附	32
二、不满与宣泄	47
第二节 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意识	66
第二章 澳洲认同感的生成：从“澳大利亚英国人” 到“澳大利亚人”	85
第一节 英帝国政策的变化与澳洲联邦意识的萌发	85
第二节 澳洲认同的经济因素：从帝国性到 民族性与国际性	94
第三节 澳洲社会的渐进：自治能力与自主意识的增强	111
第四节 离心与向心：澳洲的两次庆典的启示	121
第三章 联合与分离：联邦运动的进程	133
第一节 澳英对澳洲联邦问题的态度	133
第二节 1880 年代的话题：澳洲的利益与澳洲的合作	141
一、澳洲白人在排华中联合	141
二、谁来保卫澳大利亚	157

2 渐进中的转型

三、新几内亚归属问题之争	168
四、出兵苏丹之争	181
第三节 1890 年代的主题:澳洲在磨合中联合	187
一、《1891 年宪法草案》的坎坷	187
二、经济危机的冲击:“旧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
三、《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诞生	205
第四章 移植与本土化:澳大利亚联邦制度的构建	216
第一节 健全联邦制度	216
第二节 完善议会制度	233
第三节 内向性:民族国家的缺失	241
结语: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现代化	251
附录一:中英文人名地名专业术语对照表	263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270

前 言

在近代英国的“日不落”帝国里,澳大利亚地处“帝国生命线”的末端,是与母国相距最远的殖民地之一;而无论是在 19 世纪的英帝国内,还是在 20 世纪的英联邦中,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则是最厚重的。具有民族运动性质的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就是在这种环境与气氛中生成、演进和结束。在这场运动出现之前和之初,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们是“澳大利亚英国人”,他们与生活在英国伦敦市或肯特郡的居民没有什么区别;但时至运动后期,他们几乎是在无意识中演变成了不同于英国人的澳大利亚人,于是,在澳洲大陆上,出现了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澳大利亚民族和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澳大利亚联邦,尽管“母国情结”涛声依旧。

提及民族运动,特别是近代时期的民族运动,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艰苦卓绝的北美独立战争、以 3 次漂亮的王朝战争而告完成的近代德意志统一、坚韧不拔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等等,就连在相对顺利的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前,这个小岛国还经历了一场打得昏天黑地的内战——倒幕战争。因此,大多数人习惯将包含着大量独立、自由、解放等内容的民族运动与枪林弹雨、悲壮惨烈、你死我活、生灵涂炭等词汇与概念联系在一起,然后再运用“革命理论”加以解析。因此,民族运动的理念往往被自然地定格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运动模式。然而,澳大利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是这样

2 渐进中的转型

的: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后,许多澳大利亚人还是习惯地认为自己是英王的臣民,喜欢别人视他们为英国人;到了20世纪50年代,许多澳大利亚人使用的护照都还是英国护照,而不是澳大利亚护照,甚至根本就无意更换护照;从50年代到80年代,澳大利亚民意测验的问卷调查的提问还是这样的:“你认为澳大利亚需要(英国)女王吗?”“你认为澳大利亚需要总督吗?”“你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成为一个拥有自选总统的独立共和国吗?”而支持成立共和国的答案仅占总回收答案数的15%。^①那么,这就难以解释这样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昨天的澳大利亚是否经历过民族运动?今天的澳大利亚是否属于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事实则又是一目了然的:澳大利亚确实是一个从英属殖民地转型而来并拥有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相同的是,澳大利亚社会的转型同样是澳大利亚人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而不同的是,其他国家和民族动用的方式大凡是在腥风血雨中展开前赴后继的革命,而澳大利亚人采取的办法则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持之以恒的改革。而造成这般差异的原因一是在主观上,澳大利亚民族对英吉利民族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②的传承,这使得澳大利亚人不习惯使用激进的手段处置矛盾,尤其力主防范动用暴力;二是在客观上,作为宗主国,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自北美独立战争后一直在为避免与殖民地(特别是移民殖民地)再次发生剧烈冲突而不断调整相关政策,澳大利亚恰好因此而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这些原因的叠加导致澳大利亚的民族运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转型得以在自然演进中进行,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① G. Winterton, *Monarchy to Republic, Australian Republican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

^② 参见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澳大利亚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表面上则似乎一切照旧。因此,其他国家与民族往往是以拥有成千上万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而自豪,可是,澳大利亚人则是为在其 200 年历史中仅发生过一次造成几十人伤亡的政治性社会冲突事件^①而得意。因而,本书试图另辟蹊径,运用“现代化理论”,对澳大利亚联邦运动进行个案研究,探讨澳大利亚民族特性及澳洲社会属性与澳大利亚社会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进而论证澳大利亚的现代化模式。

从 1997 年到 1999 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之《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的撰写。在书中,我将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模式称作为“澳大利亚渐进发展模式”,认为这是理想化的英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如果说英国的现代化发展走的是“渐进发展之路”的话,那么,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道路不仅是英国传统文化理念中最为理想的“渐进发展之路”,而且这种理想已经在澳洲成为现实并由此对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从当时的政治效果和长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性而论,人们可清楚看见改革的作用大于革命的功效。我认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最能体现这种发展模式的形式、属性和特征的社会运动非联邦运动莫属。因此,在随后师从钱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将澳大利亚联邦运动作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而再度在钱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这部博士学位论文。

在澳大利亚 200 多年的历史中,19 世纪中叶的自治运动、19 世

① 即 1854 年 12 月的金矿工人暴动——尤里卡起义,造成 29 名工人和 5 名军警死亡,数十人受伤。事后,官方采取了息事宁人的策略,宣判起义参加者无罪。时至今日,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澳大利亚人都以此为戒,以免发生暴力冲突。

4 渐进中的转型

纪下半叶的联邦运动和从 20 世纪后期至今的共和运动是最能体现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标志。从宏观而视,这三场运动呈连锁性发展状态,而其中的联邦运动处于承上启下的至关重要位置——促成澳大利亚社会形态由英国的公民殖民地到英国的自治领转变,独立的民族国家——澳大利亚联邦由此诞生。

19 世纪 20—50 年代出现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自治运动是在英国移民遵循英国的自治传统,追求和争取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中形成的社会运动,由英国移民为主的社会群体在这场运动中逐步演进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澳大利亚民族。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促进与加速了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澳洲联合与统一成为发展趋势,民族国家的建立虽然前景模糊但已成大势所趋。

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海外政策(特别是对殖民地的政策)的变化对澳大利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澳大利亚人发现:英国政府不再视澳大利亚人为“英国人”,英国政府更多的是要求澳大利亚人对母国尽职,而愈加淡化和减少母国对澳大利亚的义务。围绕责任、权利和义务,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产生了分歧,表现为英国的帝国利益与澳大利亚的民族利益不相吻合,联邦运动由此逐渐形成。

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进程由两条基本平行和相互影响的线索构成:一是澳英关系的调整与整合,表现为“澳大利亚英国人”的概念的弱化与“澳大利亚人”的理念的增强,澳英之间的关系由一群殖民地与一个母国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两个实际上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关系;二是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共同利益的形成与增加,由此而引起澳洲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澳洲的“自治”含义越发显示为澳大利亚民族的自主发展,在政治与利益上,各殖民地之间的趋

同感、认同感和一致性逐步演进为民族国家的一体感和统一性。这是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人们受直接的利益驱动,联手谋求自身幸福与社会美满,但在此期间,人们却又缺乏预先筹谋的宏观计划,也无意于为某种目标而奋斗。

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标志着联邦运动的结束和澳洲的一次重大社会转型的完成。纵观 19 世纪后半期的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将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中的基本特点——本土化——再一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澳大利亚人在事无巨细地仿效以英国为主的欧美国家来设计新的民族国家的同时,又在自然地根据客观现实和需要修改着“舶来品”,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任何漂洋过海来到澳洲的东西都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澳大利亚人没有着力重新发明创造另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顺理成章地在澳洲确立了西方民主制度。不过,他们的成就不是简单地重复西方的一切,而是对西方的一切在符合国情和兼容并蓄的前提下进行了扬弃。在近代以来的澳大利亚历史上,这种明智的抉择时时刻刻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形成和完善了一种后起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澳大利亚渐进发展模式”。

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充满刀光剑影和枪林弹雨的惊涛骇浪中完成社会变革和转型相比,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这场事关其命运的运动的发展道路是“平坦而畅通的”,是在自然的渐进中演进的。联邦运动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机构,也没有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行动纲领,这场运动表现为澳大利亚人的自发行动,其驱动力来自于以“民主”、“平等”和“自立”为内容的民族意识。在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伴随着民族意识的逐步加强和成熟,民族国家趋于形成。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现象是不多见的,特别是在 19 世纪。究其原因,关键在

于澳大利亚的社会基础稳定、民众利益趋同和政治观点相近,这一切使澳大利亚人在运动中易于目标一致、思想统一、行动协调。

澳大利亚联邦运动是一场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实质内容的民族运动,但它与其他国家的同样性质的运动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它始终不是以母国为对手,而在澳大利亚人之间展开论战,以求就共同利益达成互利共识,然后再谋求母国的首肯,继而将母国的首肯当作“恩赐”来接受。暴力行为被澳大利亚人自觉而明确地排斥于运动之外,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激烈而持久的唇枪舌剑没有导致同室操戈,而是逐渐转化为求同存异,进而志同道合。这也塑造了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中的一大特征——在平稳的嬗变中完成深刻的变革。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在国内学术界尚属无人进行系统而详尽研究的学术问题。目前,中国学者(包括港台)没有撰写过一本相关论著,而可查阅到的专题学术论文仅有区区两篇。^①一些国内学者在编撰澳大利亚通史时,注意到了联邦运动是一场事关重大的民族运动,因而在这个问题上留下许多笔墨。但他们大都是使用“革命理论”来对它进行阐释,即相当关注澳大利亚在这一时期里所发生过的冲突、暴动、罢工等场面激烈的事件,然后再试图将这些事件串联起来并大加突出,以证明联邦运动的革命属性,如张天先生的《澳洲史》和郑寅达先生的《澳大利亚史》。^②

澳大利亚联邦运动是澳大利亚学者关心的学术与政治问题,但

^① 即姜天明的《澳大利亚民族独立运动述评》,《辽宁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王宇博的《对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历史考察》,《学海》2003年第3期。

^② 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郑寅达:《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其研究思路与方式不是进行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而多为在研究澳大利亚其他社会问题时,考察联邦运动对其研究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澳大利亚历史学家 M. 麦克肯纳 (Mark McKenna) 在其著作《被囚禁的共和国——1788—1996 年澳大利亚共和主义史》(*The Captive Republic, A History of Republicanism in Australia 1788—1996*) 中将澳大利亚 200 多年的历史写成了追求共和制的历程。他开宗明义写道:“从 20 世纪末开始追溯,澳大利亚共和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历时两个世纪但仍未实现的梦想,被囚禁在鸟笼里的鸟儿正耐心等待着笼门的开启。……从‘第一舰队’于 1788 年在悉尼湾登陆开始,澳大利亚‘不可避免’要成为共和国的信念就已经生成了。”^①在书中的 11 个章节里,有 5 个章节的篇幅用于评述联邦运动。但是,在这部著作中,麦克肯纳将自治运动解析成共和运动的孕育阶段,而将联邦运动视为共和运动的发生部分和前期发展阶段。这是一部政治史论著,其内容主要由对澳大利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家们活动的追踪与对他们言论的解析而构成,因而,其对联邦运动的论述与研究实际上是对联邦运动的政治解释,而它对澳大利亚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调整(特别是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意识等问题)未予探究。

由 W. 汉德森教授 (W. Hudson) 和 M. 夏普教授 (M. Sharp) 撰写的《澳大利亚独立——从殖民地到不情愿的王国》(*Australian Independence, Colony to Reluctant Kingdom*) 是一部篇幅不大但影响不小的政治学论著,旨在“解释澳大利亚是何时与如何获得它的独立的”。^②但

① Mark McKenna, *The Captive Republic, A History of Republicanism in Australia 1788—199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② W. Hudson & M. Sharp, *Australian Independenc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

是,其论证的结果是澳大利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独立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获得独立的,至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他们注意到了“民族”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作用,但指出这是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概念,“如同‘帝国主义’、‘独立’和‘殖民主义’一样,‘民族’一词的解释不仅因政治与热情的结合而被损害,而且是……众说纷纭。”^①该书的内容有利于读者了解澳大利亚社会“母国情结”的内涵与概况,虽然作者们对此只字未提,而这对研究联邦运动是重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人越发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在澳大利亚,对民族、民族国家等问题的学术研究日益升温。《创造国家》(*Creating A Nation*)一书是P. 格瑞姆舍(P. Grimshaw)等多人合著的社会学史论著。书中追溯了从1788年到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经历。尽管它没有直接提及“联邦运动”,但是,其近一半的篇幅用于论述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它所勾勒出的澳大利亚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与发展轨迹是:性别在数量上的逐步平衡与在社会上的趋于平等使澳大利亚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进而演进成为联邦国家。这部论著的价值在于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澳大利亚社会的结构。因为流放犯殖民地的历史所造成的性别不均的现象是19世纪澳大利亚社会的一大难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澳大利亚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涉及澳大利亚社会的民主化水平的提高;而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又影响到澳洲的合作与联合,乃至民族国家的形成。

^① W. Hudson & M. Sharp, *Australian Independence*, p. 24.

澳大利亚共和主义者、著名学者 G. 温特顿的《从君主制到共和制——澳大利亚共和政府》(*Monarchy to Republic, A Sustralian Republican Government*) 是探讨澳大利亚政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论著。在其前三分之一部分里,这部被视作是澳大利亚共和主义理论经典的论著从法学、国家学说等学科的角度阐释了澳大利亚政治制度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渊源关系。虽然它没有谈论联邦运动的内容,但是,它的论述明确地表明了为什么联邦运动的结果是澳大利亚成为了“隶属于英王的联邦”。

在诸多通史体著作中,联邦运动被详细而翔实地记述,如格林伍德的《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①、F. K. 克罗莱(F. K. Crowley)的《新编澳大利亚史》(*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等。在这些著作中,虽然对民族性问题谈论甚少且很肤浅,但是,关于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合作直至澳洲联合的内容则是详尽的,其演进脉络被勾勒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英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大都散见于他们对英帝国的研究之中,诸如 P. 凯因(P. J. Cain)和 A. 霍普金斯(A. G. Hopkins)的《1688—1914 年英帝国主义的投资与扩张》(*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A. 波特的《牛津英帝国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E. 斯科特(E. Scott)的《剑桥英帝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ain Empire*)等。英国学者的论述基调是强调澳大利亚在帝国中的重要性和英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视以及英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其提供的保护与帮助。这类论著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每部必定要涉及澳大利亚。英国学者相关研究的特点可归纳为:一是数

① 该书已有中译本: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